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陸肇修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十二

元 富大用 撰

諸院部

國史院 附總史官

歷代沿革史官自黄帝有之夏商太史周太史小史内史外史而侯國亦置秦有太史令漢至武帝始置以司馬談為之談卒子遷嗣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

公文書修撰之職以他官領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王莽改置柱下五史後漢至隋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多隸秘書唐武德初因隋制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移史館於門下省宰相監修唐李元紘奏曰太宗別置史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品卑而有才者亦直焉宋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

歴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化院之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俗呼為史院天聖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歴隷國史案每修前朝國史實録則別置國史實録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官

實録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祐復置國史院隷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中興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録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以侍從官充修撰紹興五年又移史館於省之側别為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實録乃即史館開實録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為實録院紹興初實録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録即置實録院遇修國史即置修國史院

著作局唯修纂日歷宰相監修但提大綱檢討官撰閱校對惟修撰實專史職只據所送到時政記唐長壽中姚璹請仗下所言宰相撰録號時政記自璹始五代以來中書樞密院皆致時政記樞密院直學士編修太平興國八年蘇易簡為參政自是中書皆參政編録唯呂蒙正嘗以宰相領其事端拱以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同修為一書及王欽若陳堯叟始乞別撰不關中書直送史館起居注事見左右史門銓次其事排以日月謂之日歷紹興十八年詔置修國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史元國史院有監修國史修史同修史編修官等員

羣書要語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詩 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國之志周禮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 吾見百國春秋墨子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 子謂荀悅史乎史矣文中子 刻於玉版藏於金匱與天地相終晁錯對策 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溫嶠表 明乎國史所以弘闡大猷觀乎人文所以化成天下自非鉤深學海囊括詞林盛周公之典謨懸仲尼之日月則何以纂

叙鴻業（蕭嵩制）紬史策之徽烈俾垂作範之規用成不刊之典（並同上）王道之端人事之紀懲勸教化在於春秋錯綜裁成必歸良直以中樞之餘力得東觀之全才（齊抗制）修明簡策惟爾之休（同上）裁成義例之條（牛僧孺制）垂褒貶於國書　資刋削之能佇討論之美（並同上）總史官之徽婉（蕭鄴制）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無麗卿雲（二班傳）稽合異同裁成褒貶（同上）掌東觀陽秋之重（蕭遘制）遷紫微皇極之位總簡書刋集之司（孫偓制）官當喉舌職重陽秋（王鐸

制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實録也（會要）魯史以來文憲之實足徵孔子因而修之（同上）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類要）可以懲惡而勸善典籍有國之明訓（荀悅紀序）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起居

詩句無金可寄東門傳有齒能欺柱下蒼（陳瑩中送立之南歸詩）

枕中鴻寶羞于進柱後惠文今乃寬（何斯立次韻蔡提舉詩）早辭

右史春秋筆歸種東陵子母瓜李漢老父舍人挽詩玉階良史筆

金馬掞天才

古今事實

皆稱良史

自劉向揚雄愽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録司馬遷

就續前史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班固傳

皆出一家

劉知幾字子元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蕭至忠等皆領監修子元奏記求罷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事載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

咸稱二子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議曰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質而事核固文序事贍詳若固之序事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亹亹不厭信其能成名也

宜置座右

子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抱藏南山

韋述居史職二十年禄山亂述抱國史藏於南山能存國史唐書

號為穢史

爾朱榮於魏為賊魏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於是衆口喧然號為穢史

為作佳傳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覔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又北齊魏

收修國史得楊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書有五難

袁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録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典有五志

荀悦云立典有五志焉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勲表賢能干寶釋云體國經治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

難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告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

才有三長

劉知幾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又唐鄭惟忠嘗問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本傳

吾有三恨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

恨不以進士擢第一恨也不娶五姓女二恨也不得修國史三恨也

執簡以往

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

執書以奏

魏謩詔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

史官書事以明鑒誡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乞成漢史

蔡邕時為五原太守王智密奏邕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積十二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辟之三日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

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遂死獄中搢紳諸儒莫不流涕

叙成國書

魏司徒崔浩及弟覽髙讜鄧頴黄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五十卷著作令史閔堪等素謟事浩乃精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遂營於天郊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恚忿毒相與構浩於太武帝帝大怒按浩誅之盡夷其族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又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置檻内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

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

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仕為郎中奉使西征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返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生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終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論著且夫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予為太史而不論

載廢天下之史文予甚懼焉遷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亡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歴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退而深惟欲遂其志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天下遺文古事靡

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惟三代録秦紀漢上記軒轅下至于兹著本紀十二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答劉秀才書　韓愈

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

實録實録則善惡自見矣然此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耶孔子作春秋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族誅魏收夭絶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得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

豈一人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衰退不可為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其功役也夫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掀天地決必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勤而纂之足下亦宜勉之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子厚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

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虚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懼尤大也則又

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茍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

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

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没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

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洪邁

三后在天誕著丕謨之懿百年積德惟憑信史之傳方

論次之開先仰威靈之如在載涓昧旦輙冐宸嚴中謝臣竊以詒厥孫謀實為大訓必有不刊之典用扶可久之基赫赫裕陵制作擅百王之冠巍巍哲廟規模宏七世之觀追昭考之勃興備盛朝之盡美治安之極部判所無禹繼舜舜繼堯顧三聖而守一道事繫時時繫月宜一經以垂無窮慨多歷於歲華訖未施於功緒盍士起異同之論而時更板蕩之餘視熙豐符祐之成舉是非而雜揉攷崇觀政宣之志頗放失於舊聞賴故家遺俗

之猶存致偉績閎休之可紀叅稽定貫允屬昌辰恭惟
皇帝陛下宗社宅心羹墻係念明烈祖之成德以庶邦
惟正之供覲文王之耿光善孝子述人之事欲壯西箱
之御趣裒東覲之書臣等自愧庸虛敢知筆削書大事
而小則簡牘願殫緗素之勤藏名山而副在京師終冀
汗青之望

代進三朝國史表　　呂伯恭

三后在天軼洪猷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實於典謨妥

勤信書上干乙覽巾賀臣竊以炎宋開萬年之祚裕陵發六葉之祥丕顯哲宗於皇徽祖淵神心之相授煒聖烈之增光載纘武功疊西羌湟鄯之績稱秩元祀踵原廟丘澤之規紛綸圖諜之符璀璨梯航之貢輯衆髦而建學嗣養化源憲六典以訓官世嚴朝著前揖商王之躅俯俾唐帝之規運啓中興統承丕緒南陽基命建武之元號重開東觀抽書太初之後闕不録慱延新學論次舊聞逮繼照以龍飛甫終篇於麟獲視諸故府配五聖

金匱之藏副在有司為千載石渠之鎮於斯為盛莫之
與京恭惟尊號孝通神明誠賛化育有典有則仰思祖
武之繩記動記言下叶孫謀之燕播諸琬琰炳若丹青
臣職總編摩功慙潤色莫測乾坤之蘊第輸鉛槧之勤
述羲農黄帝之書既垂成式由堯舜文王之道願軫宸
衷

律詩

寄孫之翰國史　　曾子固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孰若自作何有餘歸來已絶襃貶筆進用秖調敎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觀東護日月金華居

和尹諫議史館　王維

史館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洞有百年禄山藏太史書君恩隆二帝且莫上穹虛

酬魏少侍直史館　邢恕

麗藻髙鄭衛專學美齊韓容揄難有屬筆削少能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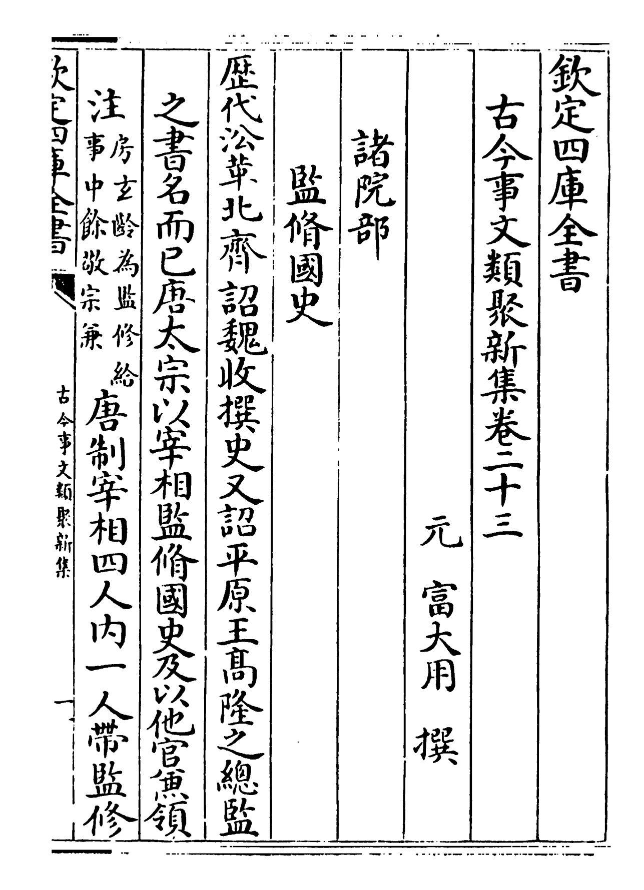
送分司陳郎中祇召直史館　劉禹錫

遠取南朝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當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臨到石渠

送史館劉道原　蘇子瞻

十年閉坐樂憂獨百金購書收散亡朅來東觀弄筆墨聊借舊史誅姦强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十二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十三

元 富大用 撰

諸院部

監脩國史

歷代沿革北齊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唐太宗以宰相監脩國史及以他官兼領注房玄齡為監修給事中餘敬宗兼唐制宰相四人內一人帶監修

國史職宋朝從唐制史館有監修皆宰相兼領職皆
内降制處分乾德初以趙普兼監修止用勅非舊典
也開寶中薛居正以叅知政事監脩自後叅知政事
亦有管勾修國史者不常置至道三年脩太宗實録
宰臣吕端雖帶監修國史而不預焉其後重脩太祖
實録遂詔吕端與錢若水等同修端罷相李沆繼成
焉景徳二年監修國史畢士安卒遂命叅知政事王
旦權領史館事實為監修國史之職慶歷三年吕夷

簡罷相帶監修國史優延老臣也宋朝有三館首相領昭文次相領集賢雜監修國史監修國史修日歷也故常帶入銜自元豐王珪後宰輔皆不入銜中興之六年命呂頤浩兼提舉監脩國史當時國史但指日歷頤浩引元祐故事并及正史自是首相即兼監修監修之名廢于元豐而復於紹興紹興二十六年沈該万俟卨並為左右僕射始分監修提舉為二至今因之權監修國史自錢處和始時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故以執政領之

淳熙五年趙温叔為右丞相陛兼提舉國史院錢景魏為監修國史不帶權字景魏辭免周益公在翰林荅詔乞援故事仍帶權字許之自後率帶權字元置國史院有監修國史而無權字

羣書要語監綜史氏潤色大猷李固制主張懲勸總領典墳必使書法彌精動契春秋之旨鄭朗制兼刋綜之榮蕭鄴制踐黄樞之峻級總青簡之刋修

詩句褒貶唐書天歴上捧持堯日慶雲間

相臣總統

唐大詔令令狐綯監修國史制史閣要重近代以來率命相臣總統其務

秘監總知

史通曰太宗以梁陳齊周隋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纉論徵多預焉

對時政記

李吉甫為監修國史時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記何事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録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脩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随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

論古宫室

許敬宗拜侍中監修國史高宗常幸故長安城按蹕徘徊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

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論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

委在正人

天福六年監修國史趙瑩奏歷覽故事文册之重委在正人編修之官擇諸髦士

不敢虛美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言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獻

陳五不可

劉知幾景龍初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脩者多甚為國史之蠹於是求罷史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惟漢東觀集羣儒稱述

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
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
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
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
惟詢採二史不注起居百官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
籍禁門所以杜顔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褒貶自未絶
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
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

處士進奸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

古今文集

雜著

論日歷劄子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

事之廢置可以垂戒示後世皆得直書而不隱故事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臣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脩撰又以兩府之大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

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録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係以日月謂之日厯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厯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

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求無舉職之時使
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叛至復稱臣
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纂
修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
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
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
目辭見並書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
破儂智高文彥博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

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罷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分明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並詳史所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以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

歷仍乞每至節終命監脩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録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往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

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修史

歷代沿革唐初令狐德棻請修近代史遂命修撰名始於此唐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國史宋從唐制史館有修撰以他官領取最上一員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歷皆判館與脩撰官直館分季撰録其後上修撰官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紳即樞密使王欽若所引不令修纂止

命權判吏部銓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方掌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户部郎中充史館修撰有司引紳例亦不修日歴乾興元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舊四人今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二員充之元豐官制行國史隷秘書省元祐中就門下省置局號國史院紹聖初復還秘書省舊有修撰官至是改為修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學士充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四朝志 紹興初實録國史皆屬史館後

罷史館遇修實録即置實録院遇修國史即置國史院二十八年以修神宗哲宗徽宗正史置院修史一人同修史一人編修官二人中興會要同修國史故事未有以庶官為之者隆興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舍始特命馬乾道洪景盧亦以起居舍人兼同修益用此例嘉泰後吕務觀李季章皆踵為之元國史院監脩國史之下有修史

羣書要語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拘白集

除韓愈制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同上竄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春秋之職業也元微之行獨孤朗制臣適執筆隸太史韓文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推美史通論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晏公類要屬刊集於國典楊億表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之荆公行范正制眷言筆削宜屬英髦通典

古今事實

彤管記事

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史官載事用彤管以記事古今注

直筆正載

唐李翺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得秉筆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今善惡皆取行狀謚議蓋行狀多虚美今請但指事實直載事功

紀録為職

元和十四年史館修撰李翺奏臣謬得秉筆史館以紀録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

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職也

核綜有才

蔣乂外祖吳兢位史官幼從外家肆史得其書核綜羣籍有史才

宜選名才

朱敬則兼修國史乃請髙史官選以求名才

宜遷秘監

貞元十一年史館修撰張薦為左諫議大夫修撰如故

裴延齡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臣修撰書朝廷得失之事則領史職者不為諫議宜遷秘書少監續通典

三世踵修

蔣乂遷起居舍人兼史任乂子伸大中二年為史館修撰偕歷史館修撰

四人並命

中和元年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禮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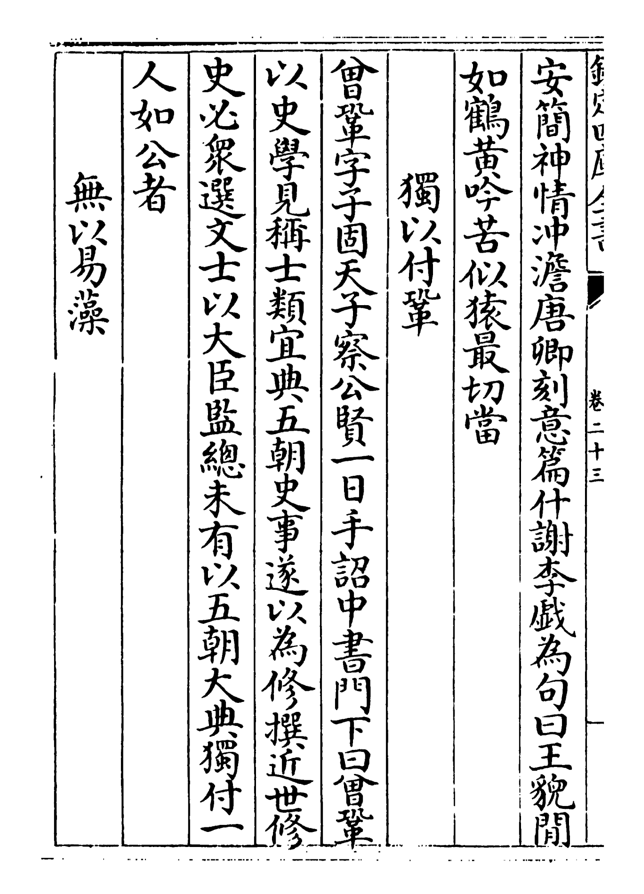
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以本官充史館修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止於兩員至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同上

操履無玷

淳化二年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徽之操履無玷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

神情冲澹

天聖中國史王安簡謝陽夏黄唐卿李邯鄲為編修官



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戲為句曰王貌閒如鶴黄吟苦似猿最切當

獨以付鞏

曾鞏字子固天子察公賢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修撰近世修史必衆選文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

無以易藻

汪顯謨藻字彦章公言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歷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出知湖州詔領日歷如故辟官屬二員且賜史館修撰餐錢

訪求事迹

李盍能撰綦崈禮行狀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實録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不無過失實乞將朱墨本參照修

定哲宗實録蔡京提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録之體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請

參較得失

徐勣字元功為中書舍人修神宗正史上言宜取當時輔相家紀録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

遂獨秉筆

宋祁字子京賈昌朝建議修唐書命祁與王堯臣楊察

張方平為修撰又命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為編修而以昌朝提舉後相繼出外祁遂獨秉史筆

首獨委公

綦北海先生宗禮行狀云主上採議臣之言肇置史官時紹興三年為史館修撰以復承平之舊筆削之任首獨委之士艷其榮

重臣秉領

宋璟蘇頲修國史制古之良史實難其人掌邦國之事

明懲勸之道是以政駿弘簡茂先博物要自重臣式膺
兼領
少師增作
龍朔中許敬宗以太子少師增前作唐史成百卷總統
史任
權重宰相
唐朱敬則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韋安石
閱其槀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

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本傳又褚遂良傳遂良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權重宰相戒人君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

職兼中丞

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實録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録就臺修撰有議事即赴院詔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書有賞音

范曄論撰書之意曰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才稱良史

晉陳壽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才

作傳謝德

北齊魏收脩國史得楊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為卿

作佳傳

乞米作傳見國史門

集官重修

太宗語宰相曰太祖廟事耳目相接今實録中多有漏略可集史官重加修撰

命自追修

程琳字天球舉服勤詞學科中選仁宗時修真宗實録而起居注闕命自追修書成遂修起居注

精擇讜正

唐精擇史臣詔修撰國史義在典實自非操履純白業量該通讜正有文不堪此任所以承前蹤居史官必就中簡擇灼然為衆所推者方今著述近日以來但知此職即知修撰非惟編輯疎舛亦恐漏泄史事今後宜於史官内簡擇堪任修史人録名進内

綜覈班紀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係月屬辭比事舉而必書用

存有法書而不法是謂空言蓋褒貶之重慎也自非經述重雅進德修業出忠入孝匡俗佐時爲朕寶臣有邦良輔者孰可綜覈班紀發揮蒼籀

號吳均體

南史吳均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帝惡其實録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

敕付省焚之均有俊才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效之曰吴均體

號貫鐵嘴

五代周賈緯充史館修撰以筆削為已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叙維翰傳稱維翰身没之後有白金八千鋌時翰林學士徐臺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竊聞君有叙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

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百鋌緯長於記注應用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高强儕類不平目之為賈鐵觜

古今文集

雜著

為齊相公讓修國史表　權德輿

省已無取受恩殊常倉惶震驚未及陳露今日中使奉宣進止授臣此職竊自思忖所非克堪感戴屛營不知

所據伏以襃貶善否裁成義類直辭是係往哲攸難臣謬踐臺司無補皇化每憂覆敗上負聰明豈足以再紆宸慈累忝榮渥稽前古之彝訓昭聖朝之法誠立言載筆豈易其人量力循涯自知不可又自貞元四年李泌後宰臣遂不兼此職蓋以論著慎重留於聖心自非時謂全才何以遠循故事用此内省以榮為憂況君舉必書特同堯舜之理任人以罷顧無遷固之能所覬殊私特寢成命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周必大

揆才非稱聞命若驚竊惟建官以六大為先實尊載筆作樂以一夔而足所貴專門若時聖代之信書方籍春卿之精識明是非於五紀昭功德於四朝自非荀袁鴻鴈之行寧備遷固馬牛之走如臣者含毫無取濫次有年紹興正是書林嘗參於編次乾道躋於禁路復貳於纂修逮兹三入之榮厚甚九重之眷然而叨塵數職懼力難勝度越宿儒隱心尤愧伏望陛下擴大明而委照

矜小技之知難成書專屬於名家虛次姑仍於舊貫免令尸素反滯汗青干犯宸嚴臣無任震悚俟罪之至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恭聆明詔有惕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為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為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當時執簡持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興三聖揖遜相承無愧堯舜豐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意者然後能揚洪烈彰

緝熙上嬈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長學問最淺昨在
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何為再叨妙選況蜀之
耆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謂得之豈容末智躐處其
上用敢頓首以請伏望皇慈收回渙渥顓命耆儒總領
厥事庶幾鉅典不日而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聞命惕然以榮為懼臣伏見先朝臣曽鞏著論以為古
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

其志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史職之重若此而使臣者濫側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如昔人所誚也況臣叨擢小宗見再控避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望聖慈併回誤渥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辭免兼脩國史奏狀　洪邁

恩輝狎至榮懼交中竊以史官之權從昔所重自四朝大典開院以來幾三十年臣三預編摩兩叨修纂初無

才學識之三長以稗筆削爰自去歲蒙恩紀録召從外郡俾續抽金匱石室之書賴聖學發揮竊窺至賾期年于兹行有汗青之望庶得少逃罪悔上答恩知今乃猥緣晉除就陞厥次顧此重任顧何以堪伏望聖慈矜存姑令仍舊其兼侍講一節更不敢輒辭所有兼修國史恩命臣未敢祗受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洪邁

七閏去朝久隔鈞天之夢一朝得覲重趨丹地之班仰

戴鴻私俯慙駑鈍中謝伏念臣本無學鮮克有功禁路持
荷蚤占榮於清貫大州剖竹旋待罪於輔藩蔑報毫分
悵違顏咫敢謂璽封之收召趣前宣席之對揚祿以真
祠還其故步勸漢殿光禄之講安用腐儒纂周官石室
之文復為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符任之益專自顧惷
愚將何荅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齊堯舜仁奉祖宗
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
流落之孤蹤肆垂齒録之恩俾卒汗青之業臣敢不旁

搜遠紹廣記備言竊覦聖學之光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遺經而究終始詎殫佔畢之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有遭逢之幸

辭免陞兼實録院修撰狀　樓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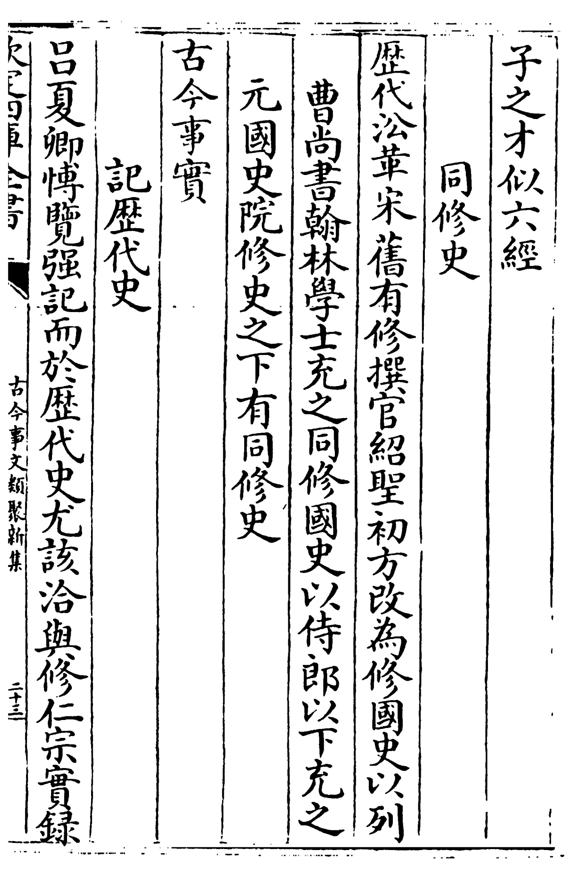
疊被恩榮深增戰灼竊以思陵在位著三紀之治功儒館修書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賛宏謩臣才不逮中職多共二北門視草顧五技之已窮東觀濫巾曽一辭之未措矧乍躐選曹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謂寵

光進弁論撰銓曹至冗尚憂綿力之弗勝髦俊滿前安用庸才之備數仰祈睿鑒遴選賢能庶大典之速成免公朝之虛授

詩話

白衣充修撰

丁謂與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禹偁延譽於帝曰謂與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



子之才似六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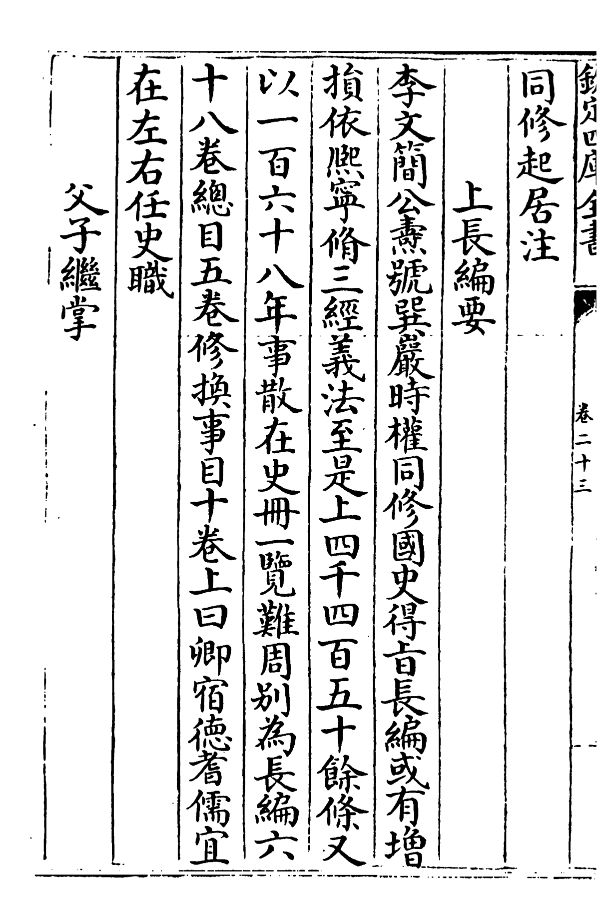
同修史

歷代沿革宋舊有修撰官紹聖初方改爲修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學士充之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之元國史院修史之下有同修史

古今事實

記歷代史

呂夏卿慱覽强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與修仁宗實録



同修起居注

上長編要

李文簡公燾號巽巖時權同修國史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熈寧脩三經義法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在史冊一覽難周別為長編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換事目十卷上曰卿宿德耆儒宜在左右任史職

父子繼掌

宋綬字公垂仁宗朝同修國史後其子敏求為史館修撰父子繼世掌史世以為榮焉東都事畧又蘇頌以為五朝正國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

父子同典

李燾權同修國史先是子㦸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事搢紳榮之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同修國史奏狀　洪邁

拜命稠沓拊心震兢竊以史職至清儒流所重祖功宗德方資潤色於無窮人禍天刑實懼照臨之在上顧以四朝之大典萃於一介之觚生方辭撰述之除更冒刪修之任矧二名之寵非侍從而不居乃兩日之間荷光靈之曲被倘稽牘免立見罷盈伏望皇帝陛下特寢新恩俾仍舊貫博選立言之士來充抽室之官庶使孱庸獲逃曠敗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伏候敕旨

辭免同修國史狀　洪咨夔

專官演誥甫玷討論分直細書忽叅撰次蒙恩爲奕揣分屏營竊以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繼事六經不作三史相承馬遷辨而不華猶坐是非之謬班固詳而有體尚譏仁義之輕迨其下之紛紛徒所傳之譾譾矧今修明三館之制揚厲累朝之休在國史則紀傳表志之纂裁在實録則日月時年之編係欲成萬世之典宜得三長之才豈臣斐狂可贊筆削伏望皇帝陛下亟收寵

渥別畀譽髦必漬墨之得人庶汗青之有日所有恩命

臣未敢祗受

辭免兼實録院同修撰狀　　樓鑰

疊拜寵光伏增震懼竊惟高皇帝中興之烈信遠邁於

前王必如太史公實録之書乃可傳於後世當求直筆

仰賛宏謩如臣惷愚遭世明盛自慚薄宦幸三入於修

門雖點從班未一登於東觀為真詞掖方忝誤恩共二

史官敢汙清選伏望皇帝陛下俯垂睿照改畀時髦使

專掌於王言庶或逃於公論

辭免兼實録院同修撰奏狀　朱元晦

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况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彊所不能塵穢簡編以

取唾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

編修官

歷代沿革宋太平興國八年以楊文舉為國子監丞史館編修乾興八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二員充編修官遂詔集賢校理王舉正館閣校勘李淑同共編修紹興二十八年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差吏部郎葉謙亨胡沂校書汪徹兼編修官乾道四年詔國史院添置編修二員

五年詔吏添編修二員元國史院同修史之下又有

編修官

詩句史筆應令諂骨羞王建上韓愈詩端笏朝光殿歷稔朝雲

陛詔刊延閣書高議平津邸

古今事實

更加清職

范文穆公成大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上令吏

加清職遂兼國史院編修官

不負公議

表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宰相趙雄總史事歎曰無愧古人之良史 又 范祖禹在書局分撰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元年上表進其書

修起居注

呂夏卿時修唐書以夏卿爲編修官夏卿博覽强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與修仁宗實録同修起居注
請同編修
劉恕爲人强記於書無所不覽有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
辟同編修
范祖禹字淳甫司馬文正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供職秘省時王荆公當國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

公善嘗諭以荆公意公竟不往見

編成卷帙

李燾編長篇卷帙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閣公遂進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

修定事迹

李益能撰纂宻禮行狀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實録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語言不無失實乞將朱墨本參照

修定哲宗實録蔡京提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録之體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請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史事劄子　周必大

臣以非才被命纂修四朝正史頼同寮協力裒類事實粗見功緒今當下筆之際事體尤難竊觀前朝國史雖

是衆人分撰然當時案牘可以稽據是非可以詢問責成一手不至訛舛粤自南渡以來文籍殘缺往往捜求散軼考證同異若非參合衆智深慮不相照應牴牾者多臣嘗與衆議分手撰述每遇一志一傳成篇並令在院官互相修潤庶幾首尾貫串體制歸一無思慮不周之患如合聖意即乞特降指揮以憑遵守取進止

古詩

觀永叔五代史　　劉原父

大意晩有屬先生抜書彚是非原正始簡古斥辭貫褒
善傷獲麟疾邪記有蜚處心必至公撥亂豈多諱何必
藏名山端如避羅罻

寄永叔修唐書　　劉原父

故人青雲容出入承明廬傳聞擂六經絶筆獲麟初必
復藏南山尚能訪隱居

請觀永叔五代史　　劉攽

結繩去淳古文章被事業繽紛南山竹牋賦困簡牒大

賢乃獨樂逸軌誰復躡爛然霆雷光四海俱曄曄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十三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十四

元 富大用 撰

諸院部

記注院　修起居注

歴代沿革周　周官有左右史蓋今起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宫中為女史之任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録記

也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
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帝言及賔客訓答後又别置
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省至隋置為職員列為
侍臣與掌其事唐起居郎舍人掌録天子起居法度
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
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貞觀中以給事諌議大夫兼
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
執筆記録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又置起居舍人分侍

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敬宗李義甫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乃命起居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事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録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舊制勑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居記言之職唯編詔書不及他事太和中詔

入閣日起居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宋沿唐制起居郎隷門下起居舍人隷中書號小兩省官皆為虛名不典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凡二人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侍左右唯朝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番遞直於崇政殿延和殿行幸則從上出入皆所以書言動熈寧初詔諫官兼修注者因後殿侍立許奏事起居郎舍人掌記天子言動

御正殿則俟於門廡外便殿則侍立行幸則從大朝

會則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凡朝廷命令赦宥禮樂法度損益因革賞罰勸懲羣臣進對文武臣除受及祭祀燕享臨幸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戶口增減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作官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七年詔邇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中丞黃履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旁立乃止元有記注院掌記言動置修起居注

羣書要語天子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

之記玉藻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前漢文志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後漢荀悦傳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左傳序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詩大序

莊二十四年曹劌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

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賈誼政事疏　外

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春官禮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於起居六典初筆載螭坳察制左右置史職聯兩省同上執筆殿陛予言汝記除范祖禹制左右史官號為要地手刋策書足以明枉直之効寀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欒城制珥筆記言才光東觀唐許公集書笏珥彤記事於宣室文選王元長詩序詩句名高三俊上官立右螭傍陳后山寄張舍人官清立在金

爐北伏下歸眠玉殿西姚合寄周起居我是玉皇香案吏讁居猶得在蓬萊元微之誇白樂天

古今事實

曰柱史星

東一星曰柱史主記過古左右史之象也晋天文

稱左侍極

柳玭為左史其著序訓自稱左侍極柳玭家傳

操筆赤墀

鄭覃曰記注操筆亦墀下其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黨人職林

對仗承旨

唐永徽已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已下後謀議皆不得預聞姚璹請撰時政記百官志

執筆螭頭

唐鄭朗字有容官起居郎文宗謂宰臣曰云云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

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故事不可取觀帝曰朕恐平常閒語不關理體垂諸將來切以為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本傳又唐文宗勑左右省起居齎紙硯及筆於螭頭下記言記事六典

置札玉階

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為起居舍人時楊嗣復已除起居舍人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

中謝奏取進旨帝頷之李珏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欄檻之右疾趨而置詞拜舞焉嘉話錄

善惡必書

劉允濟為著作郎修國史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臣賊子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本傳

君舉必書

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

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悦本傳

不閲觀史

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録何事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鑒誡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親自觀

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遂良曰臣子當載筆君舉必記

不當觀史

魏謩文宗時為舍人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人主不可觀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為史乃止

邇英立侍

宋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則衆人齊對頗紛紛

乃詔皆坐唯當講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昌言奏記注官當立侍容邇德音以詳記録不可坐遂令立侍

延英入侍

至和中知制誥賈黯言延英召侍臣講讀其諮訪之際動關政體乞令修注官侍閣中

綴兩省班

熈寧八年范百禄奏令修起居注則綴兩省班知諫院絀而不與

兼諫院職

熈寧二年四月刑部郎中秘閣校理同修起居注陳襄兼起居舍人知諫院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官范純仁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

遂特用詢

唐詢言執政純用科名人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修注闕仁宗遂特用詢

無以易秉

初修起居缺中書擬人而彭乗在選中上指乗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之

古今文集

雜著

起居郎廳壁記　洪邁

兩省之官十有二唐制也今散騎常侍缺由諫大夫而

下别為諫院同門而異户惟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起居實同省其員亦十有二渡江以來蓋損三之一然亦未嘗備也給舍以法從為職凡紫微黄門之政無論大小實書之實行之其未踰者得以告而言之兩起居日侍殿上備顧問皆名一時清切要官然去來姓名不謹於掌故四十年間已泮散不可攷邁兄弟前後四入省舉致志焉邁去右史五年而復至乃竟成之獨建炎年時為不整差忒太甚所來及所去官姑存之合為百六

十有八人其重至三至者三十有三人令郎廟五公皆從吾省于青雲而直上異時莫盛焉權官不書獨紀南陽公所以尊宰相重吾省也題名成又請淛東相公大隸表其上

辭免除起居郎狀　　吳永叔

渙號自天震躬無地伏念某孤遠之士空踈之才八年鴛鷺之行屢陪天仗三載鳳凰之掖寀邇禁庭既聯甘泉法從之班復玷翰林供奉之選幾華塗之徧歷恐小

罷之易盈所以兩上丐祠之章一伸補外之請欲退閒而反進求汰去而復遷至近九章莫榮二史點螭頭之水必茹含千古之胸捫柱下之星必淹貫百家之學苟非俊傑曷稱選掄況直言未罄於王前而陟典遽升於帝左倘冒居於寵數將沓至於煩言古事問高仲舒方欲力解中書之職人瑞有鄭仁表豈宜疊叨記注之榮敢望公朝别咨時彦仍以顲天之前疏遂其補外之私情上無濫恩下亦知止

辭免起居舍人狀　真德秀

某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寘在左右操觚執簡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重歟伏念某才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技饕攝禁林首尾四年漫云無補循名責實擯斥乃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輕任顧如庸陋乃可冒居況今賢俊布滿

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俾某姑仍舊署少逭譴呵精擇名儒以重螭陛

律詩

贈起居田舍人　杜甫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凾近御筵曉箭追趨青瑣闥晴窻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寄劉起居　姚合

九衢寒霧斂雙闕曙光分綵仗迎春日香烟接瑞雲珮聲清漏間天語侍臣聞莫笑馮唐老還來謁聖君

寄裴起居　姚合

千官曉立爐烟裡立近丹墀是起居彩筆專書皇帝語書成幾卷太平書

寄右史李定言　姚合

纔歸龍尾含雞舌更立螭頭運兎毫閶闔欲開金漏盡冕旒初坐御香高

寄左省張起居　鄭谷

含章復記言清秩稱當年點筆非常筆朝天最近天

寄右省韋起居　鄭谷

風神何蘊藉張緒正當年端簡爐烟裡濡毫御案邊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十四